

# 白香山集

## 卷二十五

大唐故質妃京兆韋氏墓誌銘 幷序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京兆人也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好里洪平原上悼焉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氏代德宦業族系婚戚有國史家牒存焉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以曰質之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虛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聽於妃妃先以采繫之誠奉于上故能致精露之感薦于九廟次以樸木之德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宮其餘坐論婦道行贊內理服用必中度故組綉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七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質不亦宜哉永貞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首致哀執匪解之心視奠於靈坐修無上之道薦福于崇陵殆茲歿身不衰其志故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媿之詞誌于墓而銘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己丑兮日丁酉兮惟土田兮與時日龜兮蓍兮偕言吉噦噦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韋質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 幷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于內邸大小斂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恩也越十二月十八

日詔京兆尹播監視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是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爲之銘誌。故事也。王諱縗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於會，夫以祖功宗德之慶，父天兄日之貴，庶士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福延爲王室輔。嗚呼，降年不永，二十而終，哀哉！皇帝厚悼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薨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情。王之葬也，遺奠之儀有加於常數。哀榮兼備，斯其謂乎？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葬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榮陽鄭公墓誌銘并序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爲榮陽人。鄭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詳于史牒，故不書。公諱某，字某，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爲平簡公。曾祖諱某，下邳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皇考諱某，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卽祕書第三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郾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懣訶不去。公忿其犯上，立斃六七人，採訪使奇之，奏署支使。改浚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五府，奏公爲節度判官。會果坐贓，連累僚佐，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時安祿山始亂，傳檄郡邑，邑民孫俊、鄧犀伽、歐市人劫廩藏以應。公時已去秋，因奮呼率寮吏子弟急擊之，殺俊、犀伽，盡殲其黨，繇是一邑用寧。朝廷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加朝散大夫。入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攝淄州刺史。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郎中，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李公光弼鎮徐州，奏公爲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討使。

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雋著。比至部。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入爲衛尉少卿。相國王公紹統河南。奏公爲副元帥判官。未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居八載。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揚州權窓于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滯衣食無常主。常歎曰。以飽暖活婦幼。以清白貽子孫。是吾心也。逮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常寢疾。公衣不解髮。不憚者彌年侍疾。執喪。憂毀過禮。公尤善五言詩。與王昌齡。王之煥。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時。逮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雋。遊詩百篇。亦傳於代。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達。有才名。官至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散騎常侍。刑部尚書。次子徵。終潤州司馬。次子公達。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廬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泉朝賢。袁高。高參等累以孝悌稱。薦。名教者慕之。今爲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參謀。次子方。達。衡州司士。參軍。次子震。當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參軍。次子安。達。率府倉曹參軍。公自捐館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葬。至元和二年月日。始遷兆于鄭州新鄭縣某原。祐先祕書塋。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已卽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史衡恤。喪事孝備。始終見託。述謨銘于墓石。銘曰。世祿德門。斯謂之可久。懿文茂績。斯謂之不朽。二千石之祿。七十八之年。斯謂之貴壽。內史之顯揚。柱史之孝行。斯謂之有後。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并序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榮陽縣太

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濱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驥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制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次曰桓。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韓城尉。次曰穡。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爲監察御史。次爲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爲比部也。夫人始封榮陽縣君。從夫貴也。穡之爲拾遺也。夫人進封榮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榮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之誌。在今所敍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姊。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爲始。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沴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氏鄭氏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既沒。積與穡方韶。艷家貧無師以受業。夫人親執詩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穡既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穡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讜言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姻族。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内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旣而諸子雖迭仕。祿秩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疎賤者。由是

衣無常主，廚無異膳。視者悅，疎者來，故備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況戚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始二、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朴，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其心愧恥。若捷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橫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縗之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維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橫爲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橫泣血，孺慕哀動他人。託爲譏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一代而生翦，剪爲秦將軍，又二世而生珣，珣居大原，故今爲大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瓊，瓊爲後魏僕射，諡孝簡。公又二代而生曾祖諱滿，官爲河南府王屋縣令。王父諱大璣，爲嘉州司馬。父諱昇，爲京兆府咸陽令。河南府伊闢介有文行學術，應制舉，對沈謀祕略策登科，詩入正聲集。公卽伊闢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大寶中，應明經舉，及第，選授婺州義烏縣尉，以清幹稱。

刺史韋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真授永泰中勅遷越府戶曹屬邑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營邑至創器用復流庸開薄畜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其制邑嗣田增戶之績則會稽之牒地官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州倉曹參軍至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都縣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姪孫鄭州司戶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終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第時論者榮之一女適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遷祔于京兆府富平縣淳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事業俾道積于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雖聖與賢無可奈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爲行發爲文宣爲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已以清廉聞蒞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佩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德秉哲致君濟人爲己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膂耳目之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爲時生道爲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臣鬱鬱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者何乃德行政事文學之具美叢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殆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報施之道者也某不佞頃對策於王庭也與炎同升諸科焉祗命於憲府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

起在選中焉辱與公之三子游而盼公之遺風甚熟故作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緜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武功抑揚孝簡翊魏文德闡彰降及於公實生于唐大智全才應用無方作掾于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一同載康展如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嗚呼百鍊之金不鑄千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鄆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大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錦之弟某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鄆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諱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祕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笄以柔正從人故鄆城府君敬之如賓洎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爲孝女洎鄆城歿夫人撫訓幼女爲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入爲慈祖母迨乎潔蒸嘗敬賓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卽潁川縣君新塋之西坎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謹銘誌泣血秉筆言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嗚呼謹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養不待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殮墓誌銘 幷序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鋗，河南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庚，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大夫人穎川陳氏，封穎川縣君。幼美即第四子也。既生而惠既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歲不幸遇疾。天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送于縣南原。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其兄居易行簡，貌然已孤，扶衰臨穴，斷手足之痛，其心如切。且號其銘誌于墓曰：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回，埋魂闕骨長夜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今下邽。魂兮魄兮隨骨來。

卷二十六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毫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謀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財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

吏守士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蠭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大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塙而已不加白礪階用石幕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顏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蘚萬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

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燉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壁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簷注砌霏霏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蘶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艷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薄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都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憲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尙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坐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爲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牕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爲煨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己以清白納人以

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溼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贊之哉烏摩吾家世以清簡垂爲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謀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園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篳簷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華甘薈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翦舊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

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鬢髮焉若敵。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閑。閱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爲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爲希代寶。必爲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紀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鴻。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下。聲聞于門。兄熱行方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塾轎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窗隙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牆堵環然無隙缺。覆視其族談之所。則

塵埃寥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悸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胤王老於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有王胤者。年老。卽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葺牆屋。築場圃。樹僅畢。明日而入。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月而妻死。不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徒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徵之。則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廐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竈夷。閑然唯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太原白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於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零雨所蠹溼。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財力不足。贊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餌絹百匹。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得已。卽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杲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緣由。詳于李肇碑文。此但嘗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記。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徵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線。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蘿刈翳，梯危縋滑，而復上者凡四五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灑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繇，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乎？予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者，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於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目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廻，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深、道建、神照、雲臯、恩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

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也。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太原白樂天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消十八賢已還。儒風鱗鱗。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篆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揚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賈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庚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予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特此代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旣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

蹇蹠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遣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子尚爲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子。因從容問其宦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輜。則曰日消月朞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嘗宣城別。才文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予而言。子誠爲不遇耳。嗟乎。侯生命實爲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閑。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概。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漱。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儀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書 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鄴縣。吏職拘紲。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瀋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雖手札一二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濺礮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懾。不知所云。僕以爲書籍以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畎畝皂隸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僞言。或構以非語。巨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尙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卽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愬。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幸。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爲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爲我悒悒鬱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人而深識也。不我同者。得以爲計。媒孽之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己而忘其餘附麗之者。惡僕獨異。又信狺狺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